涇東小藁

涇東小藁卷之八

墓表

武略將軍太倉衛千戶過君墓表

成化三年正月北虜犯大同且稱貢
上以其詐諼叵測也命平胡將軍統禁兵二萬出居庸為防禦計且　勑精選將佐以往時太倉衛署指揮僉事過玉寔在行予素識玉相見語次辭情慷慨有唾手陰山之志則又繼之以齎咨涕洟言玉不幸先人逝矣顧軍行不敢言私奈何自是屢得見〻則言必及其父予恒慰之至謂曰聖門不與孝者不曰戰陳無勇乎玉戢拜唯〻曰不敢不勉閒泣而有請惟先人葬有日矣

葬而不得先生顯者一言以揭諸墓道猶不葬也惟有
以惠畀之夫親歿而人子不忍死其親思有以表識之
亦孝之事也遂不復辭按刑部郎中陸孟昭所為狀過
氏其先和州人君之諱義其字用宜其曾大父興國初
從征戰歿棠石磯下大父旺累功至府軍衛百戶調太
倉父武用君貴推恩贈武畧將軍太倉衛副千戶母梅
氏封太宜人君年十二喪其父賴其母守節育之教之
長襲父職居家躬行孝友嘗造津梁飭寺院冀延母壽
善撫其弟之遺孤子[illegible]人無間言為人豁達敦氣誼聞
人有貧無依死無斂婚娶不以時者皆有貲助朋游中
無子者強之買妾鬩墻反目者喻之大義必其聽乃已

居官勤於整集庶務同列讓其能上官往往推其才幹以勵衆宣德中以擒剿盜有功陳于闕下陞副千户授武畧將軍仍賞鈔二千緡既老即以子玉代玉尋預剡薦被試弓馬察問得令官前年秋當赴京營而君疾玉懼甚難於行則戒之曰軍期不可違也若盡心國事吾即死瞑目矣竟以成化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卒距其生洪武壬申得年七十五娶潘封宜人繼朱俱先卒朱生一子即玉也潘一女歸指揮陳驥次子璽與其姊三人皆側出女皆有歸孫男二人曰鸞曰某女一人以是年某月日塟陳涇祖塋之次玉精武事能博記史傳而恭慎自持有禮度蓋君平居尤汲汲於教子周文襄公

巡撫京畿昉奏建鎮海太倉衛學教養屯營之士君嘗効勞其間一時官軍子弟之秀偉者多與首選今列官中外彬彬可觀如玉是已嗟夫忠君孝親臣子之大節而孰謂其不由於學乎玉之所立如是固本諸學其亦由其有賢父之爲哉爲之表者既以慰孝子之心亦以告夫世之爲人父者而尤不能無望於長人者焉

鹵菴朱先生墓表

正統初　朝廷新設專督學政官多得人若今按察副使致仕前考功郎中巡按南畿監察御史吉豐彭祖期先生其尤也一時庠校教導之職亦多得人吾所知者兩人其一監察御史致仕前教授廬陵孫宜鉉先生其

一崑山教諭嘉禾鹵菴朱先生皆其尤也何也已亥首科會闈拆名　敎廬進讀三先生之執經弟子多在前列至或悉占首選天下固已信之二三十年來彬彬才彦濟濟列庶位則又有足徵者記曰天降時雨山川出雲自昔君臣之遇治化之機槩若是爾而豈偶然之故哉朱先生起自鄉薦得通許教諭後轉昆山陞鎮海太倉衛學教授既老陳乞致仕歸先生之為教必先嚴立條約示必守諸生有事升堂衣冠步趨不整亦不貸其長而膳者分番與凡童幼悉居宿于學夜向闌吾伊之聲猶相屬先生閒挾一童籠炬獨行扣門與語察勤惰發疑難久之諸生化服盡除其一切務外舊習不復敢動

眞畏而愛也季考月試期不少爽五經文字竄抹如流品列高下以爲勸懲而抑少年進不及之意恒寓焉奉行提學使者之命唯謹彭先生勵屬讀書有教官蔵孫先生提學繼彭先生之後其初政必欲簿列諸生素行曰本源錄先生嘗以語學者曰孫先生以尊德性爲本彭先生以道問學爲先兩先生教人初無偏主殊塗同歸在刱之者何如耳先生家居年已八十餘強健不衰感嘗以使事得入謁侍坐猶凜然如在昔日函文中令年手付貢士周吉以書來曰死生必然吾旦莫事耳汝其表吾墓噫嘻先生吾師也是尚敢辭邪先生宋氏名晃字士章嘉興人自號鹵菴門人學者尊稱曰鹵菴先

生先世本楊氏祖必甫出贅于朱生父允中而朱亡子立為嗣允中亦以為吾楊有人朱吾不忍負也遂仍朱姓先生亦未復先生有孝行父喪盡禮母呂樂其養壽九十二而終平生負氣行行不能諂屈人巡塩都御史聞其賢欲薦為御史而面與之言不荅也娶周氏繼鄭氏二子寵寀皆鄭出寵早亡寀增廣生負孫女二人曾孫女二人祔葬先塋在永春橋東郭之原為表之曰先生起起任傈雅白髮青衫今在野抱才胡不歸鎔冶昔人何人猶轗軻試而用之吾學者他日原頭欝松檟車斯式兮馬斯下

張處士墓表

兵部武選主事華亭張弼於余爲鄉郡未之識也而往往得其清才藻思於觚翰間一日衰絰立門下介其友翰林脩撰耿好問拜予而泣曰弼父不幸死矣惟墓道有石表之文幸矜畀之弼父不死也好問不妄與人者弼其知自重且知重其父母者歟遂不辭按狀張之先汳人扈宋南渡來臨安臨安失守始來華亭居舊谿之上處士六世祖澄號斗山先生學邃於易善卜筮以才畧自負嘗爲郡中畫計擒劇盜其黨夜來加害澄走草澤中得免因又徙居砂蕩里生仲覓仲寬生明遠明遠生昇昇生庠字存禮號守株農以家學教授鄉里而於地理術尤精後進師之處士大父也父英蚤世處士諱

熊應字維吉以砂蕩里去郡城百里而遠自號曰村居志隱也幼育於大父大父每見譽曰興吾門者在此見為人性度坦夷嗜吟咏能飲酒雖多不亂居鄉治家能自卓立見諸踐履不苟同流俗嘗曰吾涼薄未能化及吾鄉吾訓吾家可耳所立家規頗多其畧曰為吾後人者生子雖愚不可無教生女雖多不可不舉取婦必德門不必富貴嫁女僅可給衣奩不可過豐疾必迎醫勿事禱禳喪祭必依禮勿用僧道凡故舊不可忽遺勢要不一趨附其鄉人多傳誦之配胡氏有內德先卒子男五長汝輔次即弼初名汝弼狀元羅倫榜進士授令官次汝匡次汝翼其最幼汝儆孽也女歸俞庚孫男七人

弘立弘直弘正弘宣弘志弘佐弘丞女十二人卒於成化五年正月九日得年六十有八安厝以卒之明年某月日墓在所居之東原殮葬百需皆處士所豫營也嗚呼觀夫弼可以知其父之賢矧又得夫處士訓諸其家之言有若是乎然跡其言不過人道當然人皆可行之初非甚高難行之事人有不行而處士獨行之豈非難哉予固謂其非一家之訓也表具錄之以示勸云

故陝西按察司副使白君墓表

天順三年春廣東珠池之役合六郡兵民之衆而中貴人十五人者傔從官校寔多且將事銳甚時巡按監察御史白君言之中貴人以為珠固不斂稽也今西賊久

流如民瘼何中貴人感動官校怙勢虐下即能廉得其實責之中貴人自治由是且慚且懼為之斂跡中貴人有欲属柰吏者君不從曰柰吏有簿巡撫既出巡按承之巡按乃可為巡撫欺邪未幾予來自廣西聞有愛御史者嘗以太剛媒禍為言君聞即正色曰保末學初仕患在不能剛耳言者愧之嗚呼予治廣者六七年直道守正不屈不隨如白御史者可多得哉然君之可稱道不止是其巡按南畿時以六事為言一正身心曰古昔帝王誠意正心以脩其身是以天下和平享國長久後世之君天性之高稍知其道者亦能小康僅至中壽其它率多驕縱自恣凡蕩心喪志損身敗德之事靡不為

之是以喪亂相仍身多夭折也
陛下屬今春秋鼎盛血氣嚮隆當以古帝王為法後世人主為戒其二勤務學曰人主不可以不學而學不可以不勤宜急選碩德重望明識政體老成儒臣處之便殿從容論講裨益聰明脫此時不學後雖欲學焉竊恐不如今日之易進且專也貞觀政要陸贄奏議大學衍義三書甚切治道尤乞留意三曰賞罰至公所以法天道後世如漢祖唐宗亦皆史冊有書可為後法邇者近習交結事露函寘之法天下聞之無不慍服所望於將來者愈堅此心一賞一罰悉出乎公則治道可成四曰初政二詔利與而害革軍民頌歌無間遠迩且聞大內

珍禽草木悉已放除外方貢物多已不納非徒言而不
能行矣繼自今惟在乎守初心行初政而已五曰精選
練夫國之安危在將戰之勇怯在兵
祖宗承平甚重乎此如曰將非精求士非素練難矣宜
令集議京師各邊正副總戎謀贊文臣分營都指揮等
各精選得之具立條式俾彼此相制上下相維一意操
備而又嚴其侵漁役占之禁庶得實用六曰石亨二逆
禍之將萌也臺官亦嘗有言而反為排擠如都御史耿
九疇御史楊瑄張鵬之謫降是已
先皇聖明九疇尋即召用其均罹未及之人宜加收叙
以信公道慰人心

上覽奏深用嘉納悉付施行既而代還掌道事牛玉得
罪南京給事中王徽等疏其悮事之因言併及李賢忤
旨調外君率諸同官上言徽等初心一忠愛所發而遽
加斥逐之天下之人將以為不樂人言傾忌畏縮辭將
弗勝況今日拭目維新之治而乃首斥言事之臣於太
平盛治不為無損雖未得報時論莫不韙之君諱保字
廷直姓白氏太原平定人曾大父某大父勳洪武中舉
孝廉官至楚府審理父琦有年德為鄉老人以君貴封
監察御史母石氏王府長史石撰先生女娶趙氏臨清
主簿贈大理左寺副馴之女俱封孺人其子王六綖六
歲女二一許適王氏一尚幼君景泰甲戌科進士浙江

道監察御史應天等府及廣東兩巡按外又嘗巡視太倉督捕中城盜賊巡理紫荊等邊關有　勅書實楮之錫超陞陜西按察司副使以軍務邊儲往来延慶者再朞竟卒於榆林邊人哭之如喪所生其為人孝友忠信家有寡嫂官下歲必寄衣家素饒每寓書誡其子弟九鄉人舉貸不必計利有無在太學號舍偶得遺金十兩即揭之自屬如此故所至有冰蘗聲君之卒為成化四年二月□日以是年四月二十日葬城南先塋之次猶子工部觀政進士思明泣而拜予請予為文以表君之墓而君之友按察副使進賢王朝遠巡廣東督延綏皆

於君適交承而心誠服君往往為文辭祭君哭君而皆手録以寄予惟恐予之或忘君也於乎白君已矣忠懇之言誠確方嚴之行可得而見者止於是矣其進於是吾不復得而見之矣今之世安得直道守正不屈不隨皆如白君幸皆得而見之哉使世皆若人世其有不治哉吾故於白君之言特書屢書辭繁而不殺庶乎讀之者其亦有以諒予之志也哉

涂氏曲江阡表

成化六年正月廣東總鎮巡撫按三司走驛馬言瓊州大府僻遠在海外為備所者七為州縣者十有三以其地有鯨波之險且瘴也上官率罕至者兵備弗盡飭吏

弊弗盡蠲夷寇弗盡殄民黎之弗失其所蓋鮮矣請顯
一按察司官以惠幸之
上特是其言而其人以問吏部兵部於是監察御史涂
棐寔當薦名詔可擢廣東按察副使奉　璽書乘傳以
行閒詣予拜而請曰棐不肖辱淤寵命固
上之大德非祖宗來陰理覆冒之深亦曷克臻茲惟是
涂氏曲江之阡在邑西不數里[illegible]茲行忝自附於昔人
過家上冢之榮願畀一言將授諸子姪刻石其上以為
德善之徵焉按狀涂出南唐洪都尉廙後徙宜黃至棐
之五世祖桂芳元當州孔目因家州之智林巷迨今為
豐城人高祖梧甫徙邑雷谿曾祖觀復元季辟兵于洪

死難二子以壽以良以良悲之父也以壽嘗應行省試舉爲巡檢率義兵便宜討賊死于敵以良痛憤行省亦令仍其官守禦清江有奇績未幾嘆曰亂極必治吾可以休矣徒步入洪州慟絕後甦負遺骸返葬于鄉別自卜築金谿之上治生力善家日以殷延師教子一日翰林宋學士備萬過其家爲扁曰金谿清處國子博士錢宰記之既而欲事周覽歷吳楚道梁晉遠踰秦隴間久而來歸號梅雪翁盖欽羨就逸有終焉之志矣洪武丙寅坐累逮至京俾營創光祿庖宇百廿楹以自贖勞勩疾卒酬徐氏尋亦卒悲之考君子雄時年尚幼在行即能封股療母疾旅寓中前後死者十二人所存惟子雄

與弟姪二人子雄於生捐死殯皆有道辛勤畢工復謫
戍甘肅以其弟行獨攜一姪以父母兩喪南遊歲甲戌
春合葬於鐵爐坑高原前臨劒江水迴抱曲折今所謂
曲江阡也數年弟既得代還怡愉相驩益廣園田之業
堂搆復新而益務施予鄉人貧而疫死悉給以棺有貸
弗能償者裂其券壯歲薄遊京都往來湖海間所交名
人魁士多賡酬簡寄之作名倡和集輯聖賢格言切於
身家之要者為五類曰野夫示兒編生辛丑以宣德辛
亥除夕卒遺言葬先人墓次近以棐貴得　賜勅命贈
文林郎山東道監察御史娶孟氏三繼泰余黃氏孟余
贈孺人子男四棐柔槼皆卒最幼即棐女二嫁鄧仕顏

業本盛孫男若干女若干裴六歲而孤兄育而教之登
天順庚辰進士茅山東道監察御史嘗廵按廣東再福
建所至有聲其前去廣東子適自填入議事遇諸途有
所告語者移日故於表墓之請不可辭而曲江之阡裴
之諸父兄族塟焉不徧及之者篡所本也明裴之所自
出而致重之也

孝行汸君墓表

君正統壬戌劉文介公榜進士登茅授南京兵部武庫
司主事三載進階承德郎封其父如已之官母妻皆安
人既而進官為夔州知府又改重慶皆以喪不赴最後
得廣州以卒然士夫君子率以用不究其才位不稱其

德為君惜且以為君之官可及也君之孝或不可及也
天子亦嘗為下令大署其家曰旌表知府沈琮孝行之
門其稱謂君宜不以其官而以其行其所以重君又如
此而教孝勸忠舉一而兼得亦豈非
明天子之心哉君釋褐庫部恒攝車駕職方武選事無
不治者一時南京名德諸老如魏吏部南齋陳祭酒敬
宗閔學士功叙皆與君為文字交而尚書徐公琦以客
禮待之廣州固嶺以南劇郡中使者求珠大將軍治軍
旅適又旁午其間事有甚難而君處之裕如其於興學
校美俗化勸農弭盗亦為它郡最所惜者素稟清羸頗
不任勞勩晩亦欝欝不如意以去比去民遮留之相與

泣而别明年病稍加竟卒君沈氏諱琮字公禮其先苕
人徙嘉興之平湖清溪里曾祖達之祖琛父昇母潘氏
繼蔡氏其配盛氏生二男三女皆已嫁娶君卒時年五
十寔成化二年九月三日以是年十二月三日塟所居
南半里先塋之次君幼悟與其弟監察御史瑋齊名人
稱兩奇童先後取高科得官居父母喪相率結廬墓下
不肉食者凡六年有馴禽瑞草之異事聞有司以瑋既
卒例不得旌君疏言琮不佞顧以及亡弟事雖弗果聞
者義之盖君為人卓有志操謂道之行當自其家始孝
弟忠信克躬以先家庭之間多化服諸子弟皆秩秩有
證法可觀與人有恩意於平生故舊師友官長尤厚生

養死歸焉推及其所親至歲時饋遺終其身酷好學問雖卧疾寓誦不廢詩文著述頗多有集録若干卷藏于家嗟乎古昔盛時官人之法不爲苟且必考諸其家必本諸其行吾於況君乎觀之有以式中書舍人呂蕙君婿也偕其連壆人包鼎以其子楷書奉周鼎先生所爲狀來求予文先生蓋君里中人其知君也深故其言也悉予尚何言初君之爲廣州予濫以巡撫居其上而於衆中特委重君君亦無負予顧予時方以迂愚取厭當道未及論薦之予既再出居留都宅都御史之名林幹者來而君亦以病乞歸都御史即解其任意固不在君也予也上賴

天子聖仁加保全以至于今而君獨不幸以死幸不幸其亦有命哉雖然予為此文用志予愧亦以慰君於地下焉爾豈徒以不幸委之於君之命而已耶

張廷義墓表

姑蘇張諭字廷義成化戊子二月二日卒于家其弟廷慎既卜吉塟其邑之鄧尉山矣復具手書致吾友陽武訓導陳頎永之狀以來書有之傷哉謹也惟先君子有文夫子九人而吾兄為之長吾廷肅兄次焉吾兄既不幸其又明年廷肅兄亦相繼傾逝於是宗事之繫於謹者不輕而重矣寧無懼乎惟吾兄有善行令既無得聞於時苟無聞於後其可哉惟吾兄之墓道有石惟大人

先生矜而畀之文憶廷慎之篤於兄弟如此義相屬也其吳忍固辭按狀張之先河南祥符人有諱誠漢者扈宋南渡官至平江路總管遂家焉總管子名伯召伯子孟學元某處儒學録學録子景山始旁通醫廷義四世祖也自是世業醫藥曾祖貴祖敏中考用敬太醫院醫士妣丘氏廷義貌瓌偉爲人坦直不事崖異而慨然有志克家居善藥以賀遷有無同業者鮮或過之閒亦事貨殖卒致饒裕稱富家能禮重逢掖士凡名公貴卿騷人墨客過閭閻者必知有廷義廷義遇之無諂瀆無怠容無違禮用是廷義愈益有名廷義意飲不妨事而天性孝友敏中甫在堂春秋高性嚴難犯廷義率諸弟晨

夕奉養得其懽心諸弟亦唯廷義言是聽家廷之內禮度秩然无樂施予憐有貧乏死喪輙推所有以助之嘗因歲凶為糜粥活饑人甚衆又兩輸粟以助公帑有司屢欲旌之卻不受乃諭之曰官有例毋重違也卒授以七品冠帶之命廷義自號怡菊然鄉以其字稱無間也其生為永樂九年二月六日得年五十有八娶盧氏繼周氏子男二人長鑑夫次錫尚幼女六人沈貞徐濂其婿也濂鄉貢士餘未行嗟乎余識張氏兄弟久矣頗記往年余將上　京師廷義傳莫觴余於其家之詒達樓于時貢士吳元啓進士顧文之今監察御史夏德乾皆笑譚座中廷義兄弟傾意奉客更酌互勸驩如也廷義

之子鑑蘭芳玉雪晉立左右時歌雅詩以樂客〻亦爲
之盡觴咏不休俯仰思之不啻夙昔然者盖未幾聞鑑
卒建義亦坐是憂思以卒若頌文之〻卒則又先建義
而奚元啓者前年始取進士年踰五十將有官而昨者
又以時疫不能醫死矣嗟乎處一世中塗游室宴之人
曾幾何時而零落畧盡有足感嘆如此則余於建義其
不能已於情豈直鄉閭之誼朋游之好而已邪

長沙府推官王君墓表

世之爲孝者稱揚其先之善動或至於奇詭卓絶駭人
耳目眞意則以爲揚顯之圖而止耳學士大夫又從而
信之以傳否則曰是不難不足書也輒屛而弗録是固

為親計者厚為所以慰吝人子孝親之志者厚然不失之誣則失之過矣過與誣槩為失之皆君子之所弗由誣有不可過之去誣其間不能以寸其於古之道也何如哉考功員外郎王璽衰絰泣而拜予求余文將以表其父推官君之墓予求推官君之為人寮之璽所奉推官君之事狀而適有感焉蓋不誣不過庶幾乎古之道者乃不復辭而為之表曰潞王氏諱時佐字廷輔大名長垣之城楼里人曾大父孝昌大父六父克銘皆無仕者父歿時君尚幼且貧已自能知禮哭必盡哀勉為營辦斂葬祭奠無遺闕母彭在堂旦夕致養母則安其養而忘其貧也暨為學諸生朋游有不給來告之者能節

已而予之以文業相資者鐫切之指授之有懋蕃感利陵轢齊民者則又能以義正之其教諸子尤有法嘗曰昔人有言仕而至公卿處而為農命也亦分也安命循分為人之道孰尚焉於是時其長幼隨其材器而處之各得其當一鄉之人化其所為以為儀表景泰二年膺貢入太學天順甲申授長沙府推官長沙亦多訟君勤慎矜恤宜於其官長沙人至今猶稱道之蓋未幾致仕歸卒卒之日成化乙年七月廿三日也得年六十二配張氏以子貴　朝廷賜勑命封安人封不及君者君方在官例不之及也子男五人長即璽次曰琦曰[illegible]曰璇曰璡璇璡喜讀書皆縣學生女二人嫁李諒湯釗孫男

女十人墓在城東高原塋初以進士為戶部主事踰兩考吏部考功闕以塋為才奏調考功主事今遷員外郎云

贈翰林編脩陳君墓表

翰林編脩陳君師召一日過余有請曰不肖嘗竊官初考滿

聖天子不遺贈先君子官文林郎翰林院編脩妣孺人葢又得俞命俾歸展塋域幸孰大焉惟是墓道之石顧有以文之師侶賢譽見重于時而又學通諸經為四方學者師每春秋試榜揭則陳氏之門人累累而在余固知其本之於家者深也烏可辭按其鄉人山東提學僉

書楊琅狀陳世為莆田人君諱申字崇澄別號耕樂其先有宋觀察使淬父子死國事時旌其閭為忠孝坊今所居涵江里也曾祖伯祥祖宗義父光遠皆不仕君弱冠遭家中微賈行泉福間歸則躬事漁稼養其親父殁母林氏在養最久以純孝聞于鄉其家高曾以下常祀有儀待宗族姻舊必厚女兄嫁而蚤寡撫其甥如己子弟戍幼友誼甚篤夜夢父母晨興兄弟輙相語以為常至戍抱持而慟聞者愴惻戍既長先世田宅俗當均分者多與之嘗宰其里中寧倍捐所有代應公需不忍掊克人寒細有告貸者薄其息士人過門必加款遇貧不足於行李者恒亟為之贐人歸其長者不幸年僅五十

四卒天順戊寅三月十五日也其配黄孺人哀悼不已至八月廿六日亦卒年五十有九孺人諱胄君邑隣處士伯安之孫孟隆之子母則鄭也少閑姆訓能盡孝舅姑而於其父母兄弟敬愛皆不衰已有美繒珍味供養待賓外每量節以待其子良師勝友之需不少吝惜粒米縷麻遺於地必俯拾之曰吾聞棄天物者不祥及卒内外族弔者哭盡哀子男三長即師召名音也其二次子祖貢暨女一皆側室林出孫男四人舉臯輩舉狀之略如此凡云君之父卒時以大母父母三喪未舉爲憾君憫傷父遺言權痛之餘悉力營辦久而後家稍贏即治其里之黄安原埜焉封樹有法倫序秩然遠近皆稱

慕之比將卒念黄安地陻復命其子卜吉尾坑山髙原以命合塟為初祖以昭穆祔其子婦之前塟者他豫爲壽藏若其弟若側室各有其所嗟乎此不尤爲君志行之大者哉夫死生人道之大端而世之時焉者子不知孝其親長不知慈其幼多矣波頹草靡中有若君者其於歛手足形之事始終不勸如此亦庶幾古之道乎余於是重有感乎後世也系之辭曰維天生人死有藏周官族塟萬世防傷哉此道日彫衰于後可裕于前光懿君殁也如不亡

贈文林郎監察御史任君墓表

君諱玉字景琢姓任氏其先關西富平之張村人高祖

思恭與其弟思敬皆仕元累官至平章事思恭三子秉忠秉直秉信亦世有官

皇明有天下以前代故官拔其家入人者為龍虎等衛軍秉信子五老預焉未幾五老卒其子敬禮甫成童軍中欲以補父伍母朱氏懼匿敬禮懷中東走盧氏僑居邑西張麻村洪武辛酉遂占籍為盧氏人娶陳氏君之父母也君兄弟五人而君之次居二警敏有智畧通知書史以故家事小大其父母於其昆弟中獨委重之君善幹蠱尤精於農圃督率子弟有方不數十年業以殷裕積穀之多甲於里中永樂初屬歲飢民有告糴於其家君恐白其父曰他人不足而吾家有餘不有以濟之

非吾父心請以質劑隨多寡與之穀熟依數取償庶不
失吾家舊所有且得以濟人父悅而從之賴以全活者
甚衆適藩臬官行部聞君之為義立名其父子與語復
出穀五百斛歸官聽所與其不恡如此君孝友天至母
嘗病瘩殆甚即詣鄉社神祠默禱刲股肉和羮以進疾
為之瘳父疾君晝夜迎醫山谷中山有虎遇之無免者
君屢過之不能害人至今能道其事聞富平有祖壠宗
族具在不能展省語及輙以為恨既喪其父兄與諸弟
處雍睦無間言而遣弟昇暨子佐充邑庠生昇歷官松
江府同知佐令為山西道監察御史君以佐貴 朝廷
贈君官如其子鄉閭艷之或曰君為善所致也君之卒

為正統七年十一月十九日其生為洪武乙丑十一月廿一日壽五十有八娶盧氏先塋之次配王氏繼張氏咸得婦道王二女張二男一女男子長曰俊次即佐其最幼曰仲側李氏出杜英元榮曹義皆壻也於乎古不云乎天道無親常與善人盛哉任氏之先有不本諸積善而可以幸得乎其後之人有若君之為則亦可以謂之善矣是宜其得之於天得之於物得之於其子姓何莫而非為善之報然天道不可常惟視夫人之所為而為之作輟久暫焉然則任氏後之人其可以不為善哉用是特為書此以表君之墓以告諸其來者

贈承德郎兵部職方清吏司主事許君墓表

兵部職方主事許章衰絰踏門奉其鄉人吏部郎中倪輔所述其考妣之行求爲墓道之文拜起潸潸言章不仁生二十年而父亡又二十年而母復棄背凡章所以得齒士列致有今日者父母之教也章痛苦而摧裂猶惡焉自存欲父母之德善託文字以有傳耳幸徼惠于執事者言已又拜而出噫是何其言之悲也遂按狀而爲之書曰許嘉興感化里人也曾祖秀祖祥父衡皆有隱德君諱潤字用霖自號松泉幼聰敏以父命習舉業無成而父歿已之居喪過哀尤以不逮事母爲恨經營葬祭事髮爲變白一庶弟多病張榻其室以問湯藥女兄既歸而早寡往來其家周旋慰貺務得其懽心其待

鄉人皆有息意校師余子玉老而貧爲買地築室以居其妻孥此類不一好學問雖律曆醫卜之學卒能得其指畧雅好賢者親賓過從則治具相與講益移日不怠惟頗事別白故或者不足於君正統間坐累北戍龍門無愠色闇出其所長勸其人填將昌平侯聞而器之置食客上方欲有所用適南歸乃止時章讀書邑庠已見頭角喜曰吾先有所積而文未有發者發其在章乎景泰三年十一月廿一日卒年四十有七塟所居北萬松原先塋之次配胡氏諱善同郡白苧里儒家工部繕工部事廣平府推官德信女也諱善夙有淑資見愛於父母君父母聞其賢聘而歸君内助甚力君既謫諸子尚

幼能躬課農桑官租私養皆克舉及君卒家適有連卒
在淺土生計稍落即蓬垢衰顏早夜百方植家〻復以
裕事辦無弗集諸子亦多卓立有聞成化戊子章為兵
部主事以使　命便道過家太安人進諸子若婦泣曰
未三人及見吾子榮盛良可自慰如洪父勤一世而不
能侍一日之養何其促行公事有期毋久稽於家或貽
辱也踰二年為成化七年十二月某日卒年六十有六
塟君之六嘉禮也子男四長即章天順甲申第二甲進
士授今官次璣次璞其次瑄出側室孫男四人蒙願觀
鼎女四人抑聞章在官以年勞得　賜勑命贈其父潤
承德郎兵部職方清吏司主事母胡氏　封太安人寔

成化五年某月日也褒嘉之詞具載許氏夫
上之大德天地之大德也而不虛畀焉有若君夫婦德
善之為亦常分耳初無所責望於天然有其實者必有
其應天道可誣哉章其處奉 制書告諸其墓勒辭紀
實以昭觀者蓋亦將以考觀乎章也他日之成則所謂
堯言之布世〻傳誦天之報佑於人也愈昭〻矣而於
區〻不腆之文尚奚足道

封承德郎吏部稽勳清吏司主事倪廷珙甫墓

表

郎中倪輔以成化九年八月十六日聞其父廷珙甫之
哀號隕欲絕家居晝夜哭俟奏下即行今吏部尚書尹

公嘗顧余相謂方　國家任人興理之秋吾徒涼薄寡助柰何不益一屬而連失吾屬情何如邪蓋旬月前文選郎中劉岌以余等被　旨選擇去爲太常少卿至是輔又以憂去兩人在群屬中號良有司吾徒之惜其去也不有由然哉輔一日來拜止哭請文表墓余爲得辭廷珙甫倪姓諱璹別號介菴嘉興平湖清溪里人曾大父正一大父思問世業農而以德義聞父仲誠母陸氏生四子廷珙甫行居二天性孝友甫齔父謫臨安知號哭欲往從之比長遭家析煬父母就養長房二弟生事彫落廷珙甫力學治生暇則周旋翼翼慰悅其父兄周給其二弟皆底成立父母亡歛葬皆盡禮人頗難之居

鄉有信義人有不平者必走求直忿而來怳而去者無
虛日有爲豪右所迫死非其命而其後闇[illegible]無以自復
廷珙甫明諭之使聞于官卒白其寃里中有敵鬭爭地
空夜火青熒過者輒爲鬼物所憑多死廷珙啇屋爲拯
救得不死景泰乙亥除夕方與家人燒燭坐飲分歲甚
驩忽心動亟呼家人此當又有被禍者有言翌日佳節
恐非利廷珙甫斥之曰計我而忍人獨何心哉促之去
果有人口耳泥滓瀕死閒識者曰南村吳乙也舁送其
家湯沐而甦乙終身父事之廷珙甫之好義不擇害利
類如此成化三年十二月十八日以子輔貴　賜勅命
封如子之官爲吏部稽勳清吏司主事配朱氏爲孺人

有司以廷珙甫　錫命在躬歲鄉飲公會宜爲賓禮迓
至者三不赴或問其故曰有子得官偶然耳吾邑中固
有齒德先我者吾豈苟哉壬辰輔有使　命便道歸省
廷珙甫見其行橐中無餘物唯束書數十冊喜見顏面
曰吾兒可謂不辱其家矣明日告行勉以盡職圖報語
不及私其卒令年七月三日享年六十有七葬以卒之
歲某月日墓在某原子男二長佐次即輔天順甲申進
士吏部觀政授稽勳主事陞本司郎中三女嫁徐樞莊
瀜丁樞孫男五某〻女五廷珙甫豐順廣顙音吐洪亮
褎然鄉行誼士也平居無它好外慕而惟篤於教子如
嗜欲然善正書且精習法律每語學者曰人不知三尺

既無以檢身亦無以治人無以濟物故仕者尤急焉聞者題之此非輔之所本歟是珙甫為人之詳有行人何舜賓所著狀而楊維新學士取以銘其竁矣語云不知其父視其子余不識其父矣而熟其子觀子可以知其父哉故又掇其大者為之表

封吏部考功清吏司主事趙君墓表

吏部考功署員外郎陝州趙文奔父喪將行走予手其鄉人翰林編脩焦君狀翰林脩撰劉君墓志銘來泣拜言不肖孤無能樹立惟是先人一二潛德不託諸名公鉅筆有以顯揚之不孝之罪孰大焉敢固以請夫為人子者志於顯親而求諸語言文字之間抑末也矧夫齡

於君之言亦既備矣而又何言雖然人有以孝言而我不有以慰之可乎按狀君姓趙氏錫其諱大範其字陜州東樊里人曾祖諱士洪大父諱三翁無仕者父諱璘始學爲儒授徒于家洪武中君生甫再朞父被徵爲山東單縣治農官惴惴畏法尋以事至金陵遂役籍宿衛中以自晦數年卒一日計至君時僅勝冠即哭踊告其母崔曰兒有父生不能代勞死不能歸葬兒名爲人子草行露宿不以爲苦比至父椽櫬在江渚叢薄間人弗敢近君毅然獨往旦莫守護弗離皆無恙或言法聽火化君不忍從竟間關湖江以柩歸而母亦先以憂悴卒于家君含哀草勤治兩喪舉無違禮閭里之人以君爲

雖有女兄適水氏者寡無子能訪立族人之介子後之卒完其節庶弟鐸蚤失恃君自金陵扶柩行與之俱保養不殊同產今亦底成立所以處兩人者老而不倦君天性孝友蓋如此有司嘗高其行以陰陽典術薦君負才不徒善其職州正闕官屢委署州事遇事無巨細皆立辦如鄉民有發地得藏金聚譁甚多爭不已州以委君〻指頤間各充其分量息爭以去由是郡太守稱之方岳重臣亦知賢之在老四十年如一日晚以子貴被賜勑命封承德郎吏部考功清吏司主事家居幾十稔以成化八年八月二十四日卒得年八十有一配王氏梁氏湯氏子男三文吏部考功清吏司主事進署員外

郎武仍父官陰陽典術全河南鄉試舉人女二水江高曆壻也孫男六某某女四幼噫語稱孝友為政奚其為為政矧君又有官政可言乎脩撰君言君善教子能禮敬士大夫其父子宦游關中往來數主其家諸子皆嘗從其游蓋實錄云而文固予屬也故為表君墓而不復辭

故蔚州衛百戶蔣翁墓表

天順甲申秋八月臣盛自南中入議見

上若曰汝故先朝北邊吏也往哉其為朕再鎮之於是

拜稽受　命唯謹又明年為成化丙戌宣府副總兵關

以都指揮黃瑄李剛言有　旨兩人固如薦代瑄者何

人又拜頫言代瑄非剛不可它如署都指揮許寧指揮蔣良張順皆其人也臣不敢不盡噫老臣上狀俯仰今昔幾十年矣當時都指揮多而臣所列則蔣良張順繞指揮今惟順不幸死矣許寧至征虜副將軍佩印填楡林若瑄剛若良皆在職無恙臣愚冒昧那職之咎其亦可以少逭矣乎良世家初不之悉丁亥還　朝良拜別已踞于道左奉事狀求表父墓謁以未遑今忽忽又六七年矣其忍忘情燓屬哉遂按狀而書之曰翁蔣氏諱啓字伯啓其先江都人父德榮生元季有志操歲丙申走從　國朝吳總制於濠梁歷事大將軍魏國公靖海侯黃王二元帥凡東南諸郡克取征拔戍有勞績丁未

攻蘇州既下遂家焉洪武癸亥始請以叅代翁昆季人翁其仲也由十夫長進伍長事信國公來浙江以勞歷奸黨功授太倉衛百戶 賜寶鈔又縛武進劇盜受賞數將所部巡吳松江沿海等處永樂三年改選蔚州衛十九年以老致仕在官幾四十年無曠闕翁仁厚淡泊平居寡言不及人過失至諭導人論曲直則言辯侃侃不少容自奉儉薄而好施予故舊有婚喪周恤必厚義浴所多謫宦疑熟每輦米餽之歲凶輒稱貸不問息多寡不能償者取家人券焚之曰顧與若輩計錙銖耶幽貞絶俗客非其人不與見遇佳客則瀹茗焚香談笑竟日杯酒盡歡以去家有泥屋窩高瞿佑晏壁為記有為

善最樂堂隊繼爲記蘇之聞人如張僴撰宗海張學士
士謙金公素侍郎楊仲舉尚書劉孟功中書與其姪詹
事文恭公皆有文詩贈寄不絕關北名徳如知蔚州歷
城耿信部使者總督叅賛兼巡撫劉公璉皆清介難近
雖達官不苟合獨嘗過訪翁咨度政務翁亦重其人竭
誠以告翁或有所遺皆忻然受不自嫌人到今能言之
此非良所本也歟翁生至正壬寅十二月二十八日卒
正統乙丑二月七日年八十有四娶同郡冉氏生洪武
己酉二月三日卒正統癸亥二月廿日年七十有三子
男二長即良以戰功累遷指揮僉事陞署都指揮僉事
充右叅將分守萬全右衛等處次善先卒女三長適本

衛千戶李逵次適指揮穿陶琳次適大同後衛百戶弟周俊孫男三人灝顥顒曾孫女一適協同分守獨石等處都指揮李延子璟曾孫男二某女一蔣令為蔚州人敬翁墓在蔚城西南宮村芳城里之原君所亭卓偉如此則知良之有今日宜哉然朝廷用人之明而斷他人或未能知良宜有以知之而不可以一日負也明矣一日或負千載之誚而豈若君父責成顧望之心哉敬因其表父之墓明為著之以致勵焉是為表

傳

杏菴彭先生傳

先生彭氏名勗字祖期別號杏菴宋御史中丞思永十

二世孫也系出唐安定王後吉州刺史玕始居廬陵山口六世祖司農少卿少英從文天祥起兵勤王始遷今永豐故今為永豐人曾祖貴德以書經試不偶乃業醫濟人家有種德堂蓋期待其子孫所以識也祖景忠父恭敬先生〻〻有異質七歲日記數百言嘗從鄉父老入佛寺獨不拜寺僧強之不從反叱之曰彼佛裸跣不衣冠我何拜為人大奇之父聞私語之曰尔能力學以繼前聞人乎即應聲曰吾能之於是遣從里儒曾以南游大通四書理經之旨年廿六登永樂乙未進士第念親老乞教職就養得南雄府學教授在官九得一美衣食必先奉親諸生化服其為教以經書熟讀講解為先作

文次之毋選諸生之尤者聚一室同飲食躬爲訓導之
終其任不督造就甚多雲南鄉試聘爲考官驛舟抵廣
南界有稱臨安府生求見贄以黄金先生呌卻之三日
復尾其後因怒叱左右擒其人不得既至方鎮諸公禮
待甚厚凡場屋事一惟先生言是聽乃知黔國公晟都
督昂二公以考官多私是科則各使人嘗之獨先生嚴
不可犯故爾九載赴吏部以急關仍除建寧教授績效
如南雄有許宗道者以醫画爲權要所嬖因中傷官民
人謟事之按察副使王增刷卷來卧疾道中許一女孫
飲人家而寘轎於生員游亨門亨歸怒毆其轎夫許銜
之即以游氏父子魘魅入誣且以其居近童五郎祠爲

誣增入其言遂寘亨父冧七人重罪俱就繫其平民囚
神而下獄者四百餘家且以增素敬先生恐直其誣并
譊先生不得見一日官吏聚揖增言茲事不枉人畏其
威皆曰然先生獨立而言游氏非巫者五郎非邪神初
捐地築城人也事載郡志大人勿信説衆駭愕而退少
選名送志書入乃大愧悔盡釋無辜增亦卒正統元年
以少傳楊公士竒薦名拜監察御史提督南畿儒學師
道卓然教條畢立寛嚴得體一時東南士風翕然振起
己未廷試三甲魁選悉出先生至今論南畿提學必以
先生為第一嘗辯嘉定縣民朱行等三人非謀殺人建
平縣民陳良二陳文二等十五人非強盜衆服其明教

官有持身不謹者即就黜揚州安慶知府不稱皆劾罷之文幾九年以内艱去起復授考功郎中先是司府州縣及雜職等官考滿當黜陟者雖公罪但經納贖亦從私罪降用不郭為私過者有罰先生謂此不合公罪不降律巡檢倉庫稅務河泊等官犯笞杖罪者不論其功績即於原授資級降用先生謂此合從當陞資級降庶不違定制而前官文過諱然相攻以為行之年久即為例不宜遽更部堂為大閣洪武永樂中已行卷牘一如先生言諱者始服至於吏胥歷役多弊言者方多法以繩之得罪者相繼先生謂法出奸生若不為定規易守將攪擾不已乃自入奏▉詔可之俾部堂議條例以

進考功為之一清獨趙侍郎者頗怙勢自用與先生不合嘗面以言誚之先生應之曰朂所知守成憲以合公論耳若徇時干位非素志也遂奏先生學行雖優疎於吏牘宜調為郡不報已而竟用關補山東按察副使士論不能平王文端公雖極知重先生而亦莫能主也未幾有己巳之變廷議以先生可用乃敕簡練軍壯固守城池督造軍器送京營於是不憚出入之勞雖荒崖絕島必親歷以伸究宣澤為己任屢說攘外安內之疏直言不隱如是者又四年以老疾自陳不[illegible]巡撫者再為之奏始得歸時景泰癸酉年僅六十四先生正學直道雖然自守壯老一致不為流俗所惑南雄學後舊有小

祠肖一女子中坐母稱之云靈甚學官弟子恒設祭先生初至家人詹暴卒有爲之私禱遂安明日先生令積薪祠前躬寘火焚之後屢見光怪有勸復之者拒不納怪亦尋息嘗奏言釋氏云凡人平生所爲之惡皆可脩齋而懺脫道經有云不忠君王不孝父母姦私邪淫之罪亦可誦經而即滅夫人之爲惡明不天討幽有鬼神而曰齋醮可滅豈理也哉且脩齋起於梁武設醮起於林靈素固非盛世可傳之典誠世之大害宜漸除之及毀去天下不係叢林寺院停給僧人度牒勒令年少僧尼還俗禁止刱立菴寺脩齋設醮庶治道可復所至拳拳以名教爲事若建寧胡文定蔡九峯真西山草刱尊

賢堂秩祀之它如漢五更桓榮大司農朱邑吳將周瑜宋范文正公胡安定歐陽公朱文公游定夫元高郵守李齊等墳祠皆爲脩建又嘗言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非孔子刪述六經垂憲萬世則其道無傳所謂集群聖之大成也濂洛關蜀之學非朱子註釋六經而裒集諸子之言則其學不明所謂集群賢之大成也今朝廷於孔子至矣而朱子建寧舊宅有祠無祭子孫身服徭役誠非所宜乞定議褒崇幸甚疏入公議是之近年增入從祀者多大賢之後累加恩典先生有以導之矣所著有詩文若干卷山東郡邑通志勝覽等集藏于濟南書傳通釋俟學者又嘗集朱夫子以下讀書規範名曰

讀書要法若干卷

門人葉盛曰先生剛方正直道大而求高觀其在學校在執法在考功皆有成績而獨不為時宰所容大都可知已使當時處先生而得其宜則所以發揚經訓丕變斯文不猶有可望者乎昔張子厚謫東按獄明道先生特疏懇留蠢先生則既冒不閑吏牘之詆矣乃猶以一察官之亞僕僕走塵埃中逍老且休不聞有程明道者出一言留之先生亦不遇哉先生亦不遇哉

贊

吳與弼先生像贊

溫恭其德撝抑其儀金馬玉堂三紀于茲　帝有湛恩

恒獨冠之觀眞善々屢書信矣　兩朝之紀載循々有教粹乎六館之經維侍經幄則純誠夙著當詞筆惟忠敬是持賢哉若人其誰與儷彼夫人之云乃或謂其學富謂其文奇謂爲良史謂爲經師而曷嘗見其杜德機也邪

雷氏雙溪遺叟像賛

氣完而體充貌古而神腴瀟洒双溪之上從容八詠之餘達則簪纓世家可續窮亦詩書故習不渝家禮有繩殖身善俗之風既已累見鄉賢有祠祀天下後世之意抑又何如噫先生之所立如此固自不朽矧夫有子如大方伯者楩楠之材瑚璉之器是以彰其善教之功與

邑幕商公像賛

廉厚仁恕僅見者一邑之譽時乎未遇獨得者東皋之趣何身後榮恩屡ニ方臻蓋不在其身在其後人是宜若人者焯ニ科名蘢ニ弼輔爲人中龍爲文中虎天下之人爲商氏慶者莫不曰有子哉而泝流求源必曰有公者爲之父也噫

朱希仁像賛

此吾友昌平教諭朱希仁像也其爲人有淳和之德見於餘知有高志敏識弗餒弗醨有辯治之才而未克施碩乃呻吟佔畢累遷學師皋比丈席朝勤夕孳衆方有爲我見獨遲人之譽ニ我則嘻ニ噫所謂後凋之操鴻

漸之姿其希仁之謂歟

下齋李深像贊

之人也承前朝統制之世出　皇明旌義之坊儀觀禕特襟宇靚明無易一言孚惑信于州里有嚴萬軸淵詩禮于諸郎恕以齊物謹以自防恒持危而直枉不茹柔而吐剛彼鄉之人固以之為許劭為王彥方觀斯續者亦必以為無懷葛天氏之民而蕭散自得於無何有之鄉也邪

彭閣老像贊

生忠節之故邦嗣倫魁於先世弼亮　三朝公孤並地非堯舜弗陳惟臯稷是企言才知者僅得其粗言文章

者亦舉其細觀其盛服在躬雍雍洩洩憂深思遠我識其意以對[illegible]一人以熙庶類正學昌言純誠密議退不任而進賢能起疲癃而還極治此豈非其將事朝謁而聽漏於直廬之時也邪

姚尚書像贊

此吏部尚書前郡姚公也高爽而整密直亮而優弘學邃六經之旨文兼諸子之雄發跡賢科蚤屢遷乎多士蜚聲侍近迺超佐乎秋卿名愈重而謙撝自若官愈進而憂傷與并三為禮部再長銓衡惓惓格心之疏類類恤下之誠擇小大於衆材别玒瑁於至明其定力之堅足以[illegible]九鼎其宇量之大可以納重溟此[illegible]列聖入

信任而弗貳而士大夫倚望之匪輕清廟玉瓚福祿是膺 皇朝柱石永荷隆平

毛刑科遺像贊

於乎天乎天之所命其能遺乎粵稽諸古有若漢之二龔唐崔群宋王素王元之其人之在言路明目張膽過事感奮當言即言一時君臣之間改觀動色千載之下可想也然或少年輕發或末路未純或逢時不辰見蹶取禍君子猶不能無憾焉故刑科都給事中鄞毛君弘則異於是侍 君上左右者久往往有言如所謂弭災防患植正抑邪剴切激烈奏可考也君一有言 主上信之立見施行大臣亦推服之士君子由是而重

之望之其於君如此而君不幸乃以中寒不汗不一日死矣以君而視彼之逢時不辰雖若不同其不得於天則一而已於乎天乎人邪天之所命人其不可違乎君卒時予適有使命不及往視而昔者嘗與同事頗知君故於其卒也尤惜之蓋踰月始得與歷城尹公同哭于君之家纍纍寡孤一室懸磬使人動心焉君鄉友右給事中虞君給事中章君一日持君之畫像來遂為之作贊曰

不激不倨于嗟乎毛君君而鳳而麟于嗟乎毛君壽祿丞臻于嗟乎毛君不在而人于嗟乎毛君有欲贖之誰百其身于嗟乎毛君

祭文

祈雨祭城隍神文

維成化三年歲次丁亥四月初一日丙申某官等謹以香果牲醴之奠告于宣府城隍之神曰迩者春夏令天久不雨是致風火爲災麥育焦枯而穀種不生發神之降罰于人甚矣守土不職罪則不敢辭吾人可矜神必念之轉災爲福在神霈以甘雨而已齋潔以俟惟神其鑒之謹告

祈雨祭五龍文

維成化三年歲次丁亥四月丙申朔越四日己亥某官某等謹封鵝潔壇齋宿戒飲率大小將吏祭于宣府城

北五龍之神迺以春夏苦旱耕播失時亦既分禱群祀而神不見吝旱氣弥厲烈風日加邦人咸謂城北五龍君祠比年致禱無弗應者玆特有求於神夫神既信於此邦之人必能終惠於此邦之人尚念之哉特與神約自今三日朔必得雨雨必霑足則此邦之人其報事神當無怠時而神之依人亦將永永有閑神必効靈降祥無作神羞尚享

謝城隍神文

惟神之靈烱赫於玆土不一也若興雲致雨林旱蘇民則其一焉而我等少遑守土之責亦未嘗無頼於神敢不有報也繼自今風雨以時農田有秋民永頼焉則又

惟神之賜

祭王忠肅公文

惟公直道古心如玉如金如泰山喬岳為世所欽惟者成人為國倚仗天其云何一夕彫老 皇有錫命極其哀榮同朝之誼能不愴情有殽在俎有酒在罍鑒此衷誠公乎冥冥嗚呼

祭趙武靖母文

惟靈有子克子國之爪牙孰不有母母德曷加生被恩封沒復褒嘉 帝澤所及其何可涯當為豔歆不為悼嗟潔牲致奠知邪否邪

祭吳與儉先生母太淑人之文九十六歲

爲綍綸誥非常之寵也而孰有再三之錫翰林御史非常之選也而孰爲子孫之聯曰望百齡矧又兼乎五福曰祭曰葬宜聿來于九天是豈徒一家之事夫人之無所憾焉廬陵盛羨百世之傳尚享

祭鍾德基文

嗚呼我惟疇昔薛瀫濆兮野水男氏家隱淪兮是日何日風物新兮維公座中寔嘉賓兮諸兄玉立皆恂恂兮來庠小子接光塵兮公有禮意何其真兮公有誨言宜書紳兮屈指于今幾再春兮男氏何之泉下人兮吾兄宗長亦已湮兮霜寒木落星及晨兮茲胡爲兮公計臻兮懷賢感舊愴吾神兮脩辭致奠牢牲陳兮中情欝而

祭彭夫人文

有
明聖之君必有貞良之臣斯必有鵲巢蘋藻之夫人此
士昔盛時所以上下交而天人靡間內外洽而治化由
淳嗟嗟淑媛君子之嬪女德具美孝敬慈仁是宜鈿軸
金葩生榮極品之貴傳宣命驛歿有騈著之恩蓋善積
之所必致褒嘉之所必臻士風可勸民俗可敦固非尋
常死生醉彼蜉蝣蓬麻者之可倫也我等忝後鄉士其
際盛明脩辭致奠道此同情

祭揄軒大哥文

維成化五年閏二月某日愚弟某某謹遣四弟與謙同子
婿虞臣以酒果羹飯庶品祭于故榆軒處士大哥暨李
陳二嫂氏之靈曰於乎我兄去年兩寄盛以書再書之
來知兄偶疾但歷歷言田祖之詳不無驚且疑者捧玩
再三以筆畫尚楷正不足疑耳曷意兄書之答暌耳之
寄兄皆不及見之而兄與吾輩遂尒有千古之別嗚呼
痛哉昨者與謙弟一見於潤再見於維揚而吾兄弟所
以傷痛於兄者如何可言兄之昭穴謹已屬之兒姪輩
知已就緒三和既匀長夜在即伏惟我兄永從我先君
考妣永安于斯以福我後人嗚呼哀哉尚享

祭朱菊菴文

維成化五年四月二十三日門生嘉議大夫禮部右侍
郎某謹具菲儀祭于故　　卤菴先生鎮海太倉衛學教授
致仕朱公曰某曩者廣中往復之行屢得音謁左右恭
聽教言函丈從容不今昔異不意更化之初而某復有
北邊之命自是不復與先生接矣一別何時遂成永別
追惟疇昔能不盡傷伏惟先生學行之大某不敏謹已
最入石表中惟是不及攀號執紼從窆之後以盡心喪
之義茲是歉焉先生其尚鑒之尚享

祭太常夏公文

嗚呼維天生人恒畜清氣天一以清星日朗　　霽𡵚雲霞山川
原為龍為光風平長林萬韻笙簧維人得之㑹異庸蚩

不汚以皆特挺而聳頎其著者道執文章維此翰墨文
執之英明〻六書龍洛其祖爰發其精神號粟雨書有
象形厥義匪它世〻蕃滋稱績畫家猗嗟乎公清稟自
少昔人所難兩特臻妙遭遇亦殊起乎一經甲科擢夢
翰苑蜚聲　文皇在御公陟左右優詔寬書拜稽即就
聖謨洋〻乙夜勤讀橋山莪〻有紀有纂瑞牒潢編廟
建所藏乃及百蛮乃麾四方屈鐵垂金名山大澤忠義
孝慈求無不獲春雨行草雲間八分歐師將暉遯出南
雲允此群公林立比櫛楷正之推孰與第一猶有餘情
從容鳳洺神交墨君點染惟肖陰晴雨風榮悴翁孫允
君之肴靡一弗真枯木槎牙泉石清楚允君所宜位置

得所前無洋州儆睨東坡九龍故人其如我何維貂與緇曰釋曰老羆農大賈遠夷窮島嘔血通靈同一請乞得之者忻不得則戚公時嘻怡搖手卻之予有公事子婿略之歲晏歸來優游林下萬金莫酬疇其予侮朋游有來權情好頗酒酣樂作頹然其間好事向人和墨伸紙輿與之俱筆不停綴　列聖百年繼繼承平文物斯備豈其明徵相時之人孰不材藝或材而矜或藝而鄙海內相知偉人巨儒評量所及曰惟公粗公有令譽公可治理公擅此名豈亦游戲公也何之我則傷悽　先皇賜勅寔公手題亦有清風[illegible]惟公惠呼公酹公公柰起矣嗚呼

祭沭評孝樹之文

於乎樹之可畏可敬於人無忤與物無競嗚呼樹之不啇慢游不識表樸不知忮求子疾在告屢過視之形容爇然其誰不疑子亟南旋再見弗及悠悠此心爲子快悒聞子養痾琳館梵宮謂當勿藥不日來同何子之訃遄及吾耳驚悼傷嗟清淚如水家有垂老庭有弱息他人則然其痛曷極於乎樹之子昔有兄難兄難弟玉樹齊傾於乎樹之何辜於天彼貪且祿或田而年嗟乎小子老未聞道朝夕箴規望子不少如舟含維如砭去醫於乎樹之予盍不悲

祭毛刑科文

維天生才維　帝之用一士寔難係廠輕重維鄭海邦名山嶙盤君人挺出氣節桓桓進盡忠言退勤履行在侍臣中金鞸玉映天不慭遺　帝曰可思憑棺慟哭匪獨予私

祭尚寶淩少常文

於乎君其死矣夫謂君憾邪三十年中絲綸符寶紫閣黃扉謂君無憾邪家庭之間呱呱弱息九十慈闈有羨績可書而　上達未遑有單息今與而志也徒齎君若有遺憾者矣雖然競競其職業抑抑其威儀善人良士初無間辭是以　主上有寵終之錫卿大夫與吊言之悲涕夫噫昔也夜夢屢前知揆諸昔人所謂井桊之與

龍蛇亦何異於今茲於乎命矣復奚憾焉

祭陳緝熙文

維成化七年閏九月十四日前國子祭酒鶴灘陳先生之柩將行其鄉人某某等以清酌庶品祭于其前而言曰於乎國有清階詞垣胄子史館經筵到者其幾君昔兼之光榮孰比榮辱相因是或一理廷辯紛紛君曰已矣禍之聽之我命則尒命也復何病弗克起諧嬉猶故吟寫未止春夢欻然遂至於死君死命哉歸葬伊迩吾徒悼嗟鄉曲之義凭棺四顧何以慰意阿新偶來遼海之涘君其依哉千里百里於乎哀哉尚享

祭邢遜之文

於乎遜之與學請文長才偉器必有以爲而乃至是豈其志是以探六籍之藴而或偶遺於案牘思是以回九重之聽而或失之於僚吏人事遂至於斯天乎似亦無意一斥不還遄復至死是宜有識爲之寒心相知爲之扼腕而士夫君子抑爲之短氣也於乎遜之命也則然星翁豫談厄運迍邅於乎遜之子名不利六館連章公論則有夫命出於天子能安之名隨於謗子能得之既得其名子尚奚辭於乎遜之子尚奚辭我淚止矣盡此芳卮

崇賢堂祭文

維成化八年歲次壬辰二月戊辰朔越二十有三日庚

寅奉　勑陝西公幹吏部右侍郎葉某同户部主事李
烟然行人李紳潔以酒果告于前代趙錫元李王呂六
先生國朝南京刑部尚書清惠耿先生曰允薦諸老功
烈德言天下所仰是邦所尊盛生也晚僅識所親停車
下拜仰以薦蘋尚享

祭先外祖文

維成化八年三月二十六日甥通議大夫吏部右侍郎
奉　勑陝西延綏寧夏等處公幹崑山葉某敬以　慶
王殿下賜席辭羮飯之奠於寧夏公館望鳴沙故城祭
于先外祖文通先生陳公之靈慟哭而言曰於乎先生
吾母父天執役來茲幾百年前於乎先生天實奚仇生

于墩浦死鳴沙洲於乎先生吾母有言〻猶在耳父子九原於乎先生甥也童蒙既老臨邉惟 帝之聰於乎先生吾母何之母所自出吾敢忘哉於乎先生目斷荒城沙草紛〻此恨難平於乎先生哭無已時英靈有知來聞此辭尚享

祭清惠公文

維成化八年歲次壬辰四月丁卯朔越二十有一日戊子子壻通議大夫吏部右侍郎吳郡葉某敬潔[illegible]醴之奠敢昭告于先外舅恒軒尊老先生尚書清惠公之墓而言惟公昭代藎臣名門善似體大用全罔非教彝是以雖歿猶存 皇眷弗替尋有上卿之加繼以清惠之

謚誠可謂揚芬一時流澤百世者矣盛恭不遺茲使謚遑遑便來過喬太相鮮謁太夫人華屋之前公弗復見涕泪漣漣尚享

祭姚文敏文

於乎古昔大臣輔相爲職上沃君心下造民福猗嗟乎公古人其人風雨災異如魏相所陳凝然不動吁謨密勿士望攸繫如陳平周勃高才變通不專一長如宗人元崇如權德輿如杜黄裳上及　乘輿昌言密疏如韓休峭直如九齡風度正君謀國人兩難之公其庶幾曰西山是師公能好賢公誠薦士晚示一章忠良有以國有大事瀕危涉疑公曰擇死我不惜死如韓稚圭四

方無虞非詖即倭公曰可憂繼又曰可憂如范文正允公優爲類此寔多彼信之者謂知公何公今已矣不可復得　當宁興嗟搢紳悼惜矧在僚屬誼分尤深一觴祖載清血盈襟於乎哀哉

祭王民望布政文

維成化九年歲在癸巳八月　朔二十八日　友生葉盛致清茶之奠祭于亡友山東布政使王君民望之靈曰於乎昔尚書公位重聲隆諸郎在侍玉樹叢叢維時小子交好辱及尒箴我規冀有以立末三十年存歿多端白眉惟君振羽揚翰乃歷諫垣乃勤奉使乃陟名藩遂正厥位清風善譽慱學好辭如何不淑天又戕之

在　國懷賢在鄉士感歎憂思孰知我意睇想輀車明發于南一觴遙奠有淚涔涔尚饗

祭仲五弟文

維成化九年歲次癸巳十二月丁巳朔越十有四日庚午弟三從兄吏部侍郎葉盛旣止哭自造仲五弟德之殯志一首緘託復書使晨郎以羹飯之儀祭于吾弟而言曰於乎死生有命脩短有期茫茫古今允聖同之有生皆寓死又奚辭以吾弟之明達燭斯理而不疑况以高堂双壽視聽未衰門事外內整肅綱維閨閣素賢倚仰不辭辭有令兒玉樹瓊枝死乎不死庶其在茲於乎哀哉

涇東小藁卷之八

雜

世紀事二首

高祖姑諸壻家

按先五祖秀實府君至正六年五月遺囑府君二子四女寧五官人是為先高祖弟寧七官人女則寧四娘長嫁譚福一今其後居常之武進縣安豐址村寧八娘子小字是奴諱福静嫁倪天裕寧九娘子小字多奴嫁倪仲祥兩倪氏皆家大石浦西倪河里而不同所自出天裕父旬重母吳氏世家倪河天裕無廿一、妙寧贅吳三為壻今吳公子祥父也仲

祥父女二太倉人方國琦亂率其子仲祥仲吉徙居倪河仲祥二子居敬行簡皆無後養子泰本中是生今泰公德惟寧六娘子今無可先人嘗云府君一壻林子升之能文草翁壻相契一[illegible]對有先生不穩老漢難當之語一巫爲之叹叹之唰六娘子其爲子升配無疑矣又先人於張里樺公李先生父子以外祖外父稱近質之子祥德其稱先生父子推其輩行亦正與先人所稱同但皆莫知其爲某族親豈張又葉氏別娶之甥壻家邪公李先生異母弟沈道庸先生今無恙問之亦云此等事蚤年所略而今則不可知矣姑附所疑以俟知者

曾祖妣族親

曾祖妣朱氏出石浦朱府所居歸字圩舊名銀杏樹下蓋元左丞倩別族也祖妣之兄諱某先生爲鄉校師性嚴先人嘗云吾幼讀書受其貫楚寔多但先生不能忘其先憂後習酷嗜蓄黃頭兒禽以爲樂人因目之爲黃頭先生 時朱尚繁庶歲時展塋域猶十有餘處先生伯兄諱某 者紅軍後從夏港青楊橋月城灣莫知所終其鍾巷班竹庵族女三娘子者於祖妣爲從姊嫁西朱巷張官奴無子一女贅壻龔道安生三男二女男曰晟曰進曰信、嫁莊誠黃明朱府西吳宅女一娘嫁秦本中者亦祖妣外親兄弟行本中即先高祖姑寧九娘子

養子令龔氏泰氏往来吾家不絶

擬私試小學策問一首

小學書于朱子與葉為學者端本澄源之書也古之大小學皆有書今大學是已小學何為而不存漢以来何為而補至朱子而後成書歟此書綱目有三内外有篇内篇不過於綱目三者何為而又為四篇其外篇又有二可得而悉數其目悉陳其槩歟書成於朱子年幾耳順之時未必盡出其手其亦嘗資之人歟宋子嘗曰修改小學別為題辭韻語以便童習又曰移首篇於書尾則是今題辭乃纘添於前而三月朔旦所題于餘言乃續置於後今國子監本是矣何近来行世刻本多

以題辭居次當歟否歟書所載古人言行已經大賢所予無容議矣何馬援正譏議取禍之人顧乃取其於子之言霍光專權固寵不學無術而亦以小心謹慎見取他如范忠宣公恕己恕人之言亦皆不能無病其又當歟否歟諸家註釋是書有句解有集成有通義等書而或不能無泛畧駁雜之失惟海虞吳氏集解當

英廟初御經筵時曾以上進不知數家之述作果孰為得失歟近者已從有司之請小學與四書五經並肄學官茲欲如

文皇帝之四書五經大全重加論定嘉惠學者果何所取擇而為當為得歟盖有司將以　上聞而其說未一

也請明著于篇

與游擊將軍許寧手簡

闊知痔疾未瘳我等懸懸靡寧蓋足之下英勇好漢新受
朝廷榮命正攄忠効力之秋乃有此微疾未免憂煎也
茲特遣軍醫范真千戶魏亨齎藥并醫方躬詣看治就
有羊二隻酒一尊白朮五斗稍充調理之資宜即領納
允事寬心平氣勉進藥食務期早就康和以副我等惓
切之情不悉

題跋

跋畫錦堂記

此碑首有篆額四字書題較歐陽集本無相州二字書

而莫敢仰視五字得志當時中有於字餘同集本書丹題額兩行列後最後則書治平二年三月十二日某官知相州某立石其刊字魏公事業固與六一之文稱而又蔡忠惠公書之非三絕之謂乎此石既立踰十年而魏公薨矣去今數百年而魏公之聲容色澤猶存以社稷數語寫出魏公如畫也文哉文哉

書葉水心集後

重編此書者之言曰初有文粹有葉學士文集有水心文集有葉埸標準集今取各集中劄狀奏議記序詩銘雜著八百餘篇分編為二十九卷其經傳子史編為後集總名曰水心先生文集云今按水心文集元有外集

別集多論治之書豈即所謂後集邪又不知編者妄作何等敘次而今亦皆不復可見又何其不幸也水心之學雖不純然其言亦曰表章經傳明孔子之道者程張朱呂數君子之力此與辛稼軒祭東萊文何異不亦知言矣乎昔人有言乾淳諸儒晦翁本大學工夫細密而象山斥其支離直謂即心是道陳同甫脩皇帝王霸之學不同純敬至陳君舉則又精史學欲專脩漢唐制度吏治之功獨水心混乎四者之間既不滿於陸不滿二陳而又不滿於程子於朱則忘言焉豈欲集諸儒之大成乎斯言固不滿於水心而讀水心文者亦不可不知也

書師山集後

鄭子羨尊志考亭篤己之學自言其爲文章亦然今之完節以死可謂克擴其言者矣幼嘗見師山集有元史忠義本傳在卷首此本無之盖予廣中嘗以問副使楊宜之後致仕歸新安遇予於東昌涂中忽挽舟贈此書其不忘予言如此宜盖南京刑部尚書君謚毋弟云

書詠物詩後

名人詠物詩四百四十餘首後有景泰辛未寓宣府前遼府長史七十四翁長洲湯新所題新仕錢唐日嘗得謝宗可詠物詩一百二十餘首逸去冊於雲間康松月家得此本云詠物之作出近代此編又皆七言近體且

蕪雜混淆不足取然其中儘有名人佳作在具眼者當自知之

跋脫脫頌德碑

大元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録軍國重事監脩國史領經筵事前中書右丞相脫〻公頌德碑在今野狐嶺關城内至正四年七月興和路暨天城縣耆老所立文見當時儒學官所爲淺陋無足觀然極其頌嘆之辭〻其中外稱賢之一徴耳興和距嶺北五十里永樂中被陷因棄去千戶所移置宣府城中天成今大同天城衞也碑所書脫〻封王賜印金銀幣帛辭不受皆與史同但史書金幣之辭在八月書以碑爲是也

書唐律體格後

右盛唐律詩體格一册得之江西叅議嚴陵方輔之立其族祖蕳元至順進士國史編脩道巖所編也此書徐舫嘗爲之而未盡道巖正其所未精足其所未備以唐人律詩分爲八體曰前四句互應體中四句互應體前六句互應體八句互應體後四句互應體二聯分應體後聯總應體結句總應體各著其說于下而以名人詩證實之可謂有功於舫矣夫唐人詩自周伯弜氏有三體之說識者未嘗不病其拘以古人爲詩本乎性情出於肺腑未必一一於其體其體若是其作意也然視方氏之作其精儁切當可喜可玩似有出乎伯弜之上者學

者講明問學之功其亦不可少哉

書雜藥方後

雜藥方一冊加減調中益氣湯已前錄之定入此已下則習有試允對病者可服製予未四十前全無病不喜服藥癸未歲廣東得劇疾廬陵老醫陳魁孝云使公平時每日肯進一呷人參湯疾不至此以是心恒悔之自是遇方即錄如此編是已今年偶題宣府藥局帖子云人未病時先服藥此即陳醫教我之說也慎之哉

書揭文續錄本後

右揭文起上李秦公書止劉福墓志銘共五十七首今廣州所刻題曰揭文粹者是也此文楊文貞公家本題

曰續録盖公嘗録文安他集此則續得之多能補他集之闕但不知其何從録得也惟文安遺文在人間者尚不少茲用麼紙四十番于此文之後偶一有遇當亦録附焉

書東郭草亭詩後

東郭草亭詩南園宴游詩集二冊得之故興濟伯兼禮部尚書大興楊公也楊公景泰中頗以午朝之勞撼予而實無它公之見偶不同耳時予在赤城奏事入回公以此二書并高麗紙壹一見遺今二物尚存而公不可見矣噫

書國朝文類後

此書於有元一代之文博矣然如許文正公訓子詩吳草廬大都東嶽仁聖宮碑張文忠公登山詠此等關繫世教之作皆不在虞揭此等文字尤多亦多不在蓋亦伯脩早年所成之書惜乎繼之者無其人耳雖然不獨有元也

跋韓魏公祠堂事跡碑

右韓忠獻王中山祠堂事跡碑外弟好問檢討寄好問前判定州嘗云祠堂無恙可以觀賢人君子之澤矣此碑元祐三年刻所列三十事皆惠政之在定者其大者嘗因歲飢活流民七百萬故獨先之若閱古堂衆春園事皆在焉公之勳烈雖不在此然何莫非學者所當師

也

題安成彭氏所藏王瀘溪書帖後

劉元城先生見忌於惇卞兩人欲以計殺之而所遣運判一夕前暴死三十里外晦菴先生朱文公當僞學之禁甚嚴時與其倩黃直卿往復講學書帖不絕嘗以畫獅子寄直卿之子寓期待之意今觀王瀘溪先生之謫辰州二沈小人甘為秦老之鷹犬欲寘之死而不出數年之間三子者皆死一如先生所料他人在謫所必悲憤無聊憂畏百出而先生方且以猱皮寄彭甥作劇三先生事其不有相類者乎自昔賢人君子處困而亨憂中有樂槩如是安成彭充氏以其所藏累世傳守瀘

溪十帖見示莊誦再三感嘆之餘爲之歛衽起敬彥充今爲禮部員外郎從兄進士善亦聯官其弟華又以經筵國史在翰林近由編脩進侍讀然則瀘溪帖中所望於諸甥之所謂學所謂事業三百年來又一可徵矣雖然先生天下士其言天下公言雖百世可知也

題褚模蘭亭後

陳緝熙學士新刻禊序定爲蘇家第二本以此本爲其第一本且諸跋皆云出褚河南然蘇題米贊亦皆有不同處未可知也若此卷小米跋則真蹟無疑末亦止云唐人不言褚模意亦可知矣尹先之京邸中出以見示因書以問之

書楊侍郎憂樂詩卷後

憂樂之說啓於孔顏擴於鄒孟氏而極於范文正公至矣近年東里楊先生著東郭草亭文有三數樂字論著詳有太平宰執氣象茲又得觀劉翰林升温所爲戶部侍郎楊公憂樂之詩意不出於憂樂二者而清詞偉辯縱横反覆迨千餘言叙温豈又盡發楊先生之所未發者歟大抵士大夫爲上爲下之間寧一日而無此樂不可一日而忘此憂以憂能啓聖樂或怠荒故爾憂乎憂乎樂之所由以樂者其在是乎吾黨小子能無意乎

書虞邵菴自書篠嶺記後

道園先生目眚事本傳明言脩書成以目疾乞解職趙

世安亦言其病目當外補便醫先生所題吳傳朋書云作字唯憑手熟亦惟目目疾在告而已不知何以遂啓小說家紛紛之謗或以爲因草詔事驚懼喪明或以爲曾馬尾縫眼就逮甚而又有以其或藥或刺爲言者不同如此豈吠聲之下多非覈實邪又安知非子虛烏有類邪或者先生平生所遭娟嫉之人身後尤多其人先生雖死其猶未已邪茲事固必無之即有之爲賢者諱正不當如是之紛紛也因閱道士陸虛岩所藏先生自書上清宮篠嶺後記歷中與文量進士及此不知博識之士其果以爲何如

恭題家藏　勅書外封後

皇朝凡　勑旨下頒出自　聖製親御翰墨者有數襃
嘉封贈誥勑有定制此外多詞臣代言中書舍人染筆
用內造金龍牋書御寶各因其事而不同制諭方白紙
書識制誥之寶次則皆龍文緣邊黃紙書勑諭識勑命
之寶勑識廣運之寶而勑諭紙稍寬其外封紙袋則恙
識牙刻丹符其文曰丹符出驗四方吏部陞官手勑
亦識廣運之寶制俱小不封止用紙圈外或署上字則
上所親授洪武中有勑符予詔今所見惟此號稱之者
逍曰勑書云臣盛自兵科都給事中正統十四年十一
月被　勑開封公幹至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巡撫宣府
成化三年九月以禮部之命勑召還朝中幾二十年所

奉 御勅頗多然多即時繳進亦有同事之臣所同受
命以故多留他所若臣所當收存 御勅別爲庋閣而
導奉之其外封則皆謹藏于家間用勅旨録白各寘其
前裝潢成卷加之什襲示不敢褻也顧惟臣盛一介賤
微誤蒙 列聖之知寘之任使之末素無分毫裨補而
過辱褒予之辱責勵之深寵錫之繁付託之重可謂至
矣然則夙夜敬恭時一省覽其爲感焉以慚悚然而懼
圖報大賜而思自致夫狗馬之力者其有窮乎其有窮
乎此所謂勅書外封題識各不同 御前面受者止簽
詁及一封字在外出迎而受者有封袋上皆有三尺符
外有簽帖封字今爲卷者三衛幅各用關防官印

英宗睿皇帝爲卷一凡二十一紙題曰
英皇寶翰 今上皇帝爲卷一凡七紙題曰奎翰昭泰
中所受爲卷一凡四紙宣諭榜文一紙以其首勅諭一
道爲正統年月故題曰兩朝宸翰兩朝云者明 先帝
之心以張 先帝之盛德蓋亦復辟之初見諸王旨不
改曆尾之意焉介成化四年春正月十三日 大祀慶
成後嘉議大夫禮部右侍郎臣盛謹書

題方蛟峯遺墨卷後

右蛟峯先生在宋寶祐二三年中私藁親筆一冊爲紙
四十二番其五世孫國子生淵以爲僅存而寶藏之者
文章諸體頗具與同朝諸公敘出處時事諸書多在焉

其大者則三年六月六日上謝方叔等及二十六日上
理宗書也是時小人董宋臣盧允升用事臺臣洪天錫論之
而去先生力疾爲此既以申屠嘉事責宰相又必以斥
二竪望理宗而亦以不合去矣於乎茲事可勝道哉今
觀先生此疏歷歷千五百言塗改增損一筆不苟字字
句句悉出忠愛而彼傳宋史者既闕其文黃文獻公所
爲先生墓文亦不過摘取百餘言耳蓋史家恒然而文
章家其法宜然百世之下苟有志於格君謀國者則共
寶之渊乎其又固宜寶之哉

書楊侍郎緒綽珠玉卷後

楊先生嘗稱連學舍凡三入鄉闈再赴禮部而始第人

或謂其發遲年踰而立而始納婦人謂其娶遲官登三品歷十有五年而不進人又謂其大拜遲信乎其遲也然觀先生平生試三場多第一惟其一僅讓狀元令偕老合歡已六子四孫其能登上舍走場屋方家家不休而先生精神愈老愈新則前兩者之遲世固有早而疾者或不追矣雖中間宦佳稍似淹詘而今也巋然班行中名實烝然於上下 主上屬意亦已久揚先生豈久在人下者哉予故特謂之曰均不遲可也先生晚娶不苟事澹然祭酒陳公已見之文字中此卷偶見祭酒公所寄贈詩并當時翰苑名流賀初得子詩遂爲援筆書此昔人有言有志者事竟成又有曰大器晚成吾請假

以爲先生解嘲且以爲他日徵去

題元四學士像後

天之生才無間也而氣運之推移動盪或離或合故地或時有不同姑自宋元言之二程張邵司馬氏之在河洛龜山仲素延平以及吾朱夫子之在閩許文正劉靜脩之卓然於北方皆可數者黃文肅公以朱夫子之學傳之何文定由是而王文憲金仁山許白雲逮夫黃柳諸公則皆出於金華此我　朝宋王二閣老之所自來也二程氏之學得諸濂溪固荊楚之產荊楚人士往往而有若卷中所像吳歐虞揭四學士非後來荊楚人、才之尤著者乎嗟夫乾坤如許大人才當輩出朔質南文

蓋各以其盛言之耳一道德而同風俗寧不在於今日乎然則進而淩烟麒麟退則香山耆英文三忠詩句誄贊六先生誠不能無望於當世諸君子此卷同年沈君辨所藏可以知其所好焉

題絳帖後

右絳帖不完本在今太原予所得者止四十三紙外目錄三紙蓋倉頡鍾繇諸人書一卷晉宋齊梁陳唐宋帝王書二卷晉名臣書三卷四卷羲之書五卷六卷獻之書七卷八卷宋齊梁隋唐人書九卷衛夫人僧高閑等諸人書十卷後題云一十三朝七十六家二百八十五帖又有目錄第十一卷空紙十二卷則趙宋名臣書若

云文米芾王書又四紙也嘗見元祐中劉次莊所刻淳化帖釋文本與此多不同有開卷畧同亦不過一二處今世所傳汝帖及黄伯思刋誤所列皆與此不同且各卷之首與其目録亦自有不同者近年楊東里所題史常家絳本雖卷第亦與此不同不可曉也

題王徽之帖後

子猷風流冠見家雞之稱可知也此帖淳化刻本雖有之人多未敢以為晋人觀蹟然筆精墨妙絹素斷蝕已使非唐人臨摹當亦是宋家君臣好事者所為未易及也蘇人湯原靜比得之於雲間嘗處一先生家携來一觀為題其後而歸之

書夏少卿文稿後

夏同年李爵之文如春空曾雲動含雨意而渺不可遏如簇繭抽絲纏綿宛轉卒不可窮又如清秋野鶴月中徹步顧影吭鳴閑有餘韻又如金張貴族王謝子弟風流富麗種種可人予之僭評如此蓋未能得其一二知言君子其尚有所改益也夫

書張至和恒齋卷後

張氏故汴人宋南渡有和州防禦使者世武相繼至今御醫至和先生之五世祖端履始自和州來蘇家焉端履旁通醫爲元氏漕醫提領自是以來今七八世矣中間若性之見周伯琦銘希文見周尚書恂如銘皆世醫

祖繼而德善不已之張氏之世　易恒久而不已之謂乎恒其世由恒有其人恒其人以恒有其德〻不恒不可以為人〻不恒不足以永世至和先生之於齋居以恒自名有以我先生至近世李東垣得家學之妙以布衣赴召勤事　兩朝時被錫賚一時公卿大夫皆重之可謂無愧於恒無忝於其世矣雖然大易聖人之待天下後世未嘗無規警之意以示夫人若九三占辭之云不恒其德或承之羞是已請以啟之恒齋卷後為先生之子若孫者告使皆知所以恒其德恒其世求不辱於其世無負於先生可也張氏之子若孫其尚求若先世之所以恒豈徒曰醫藥之間而已

書二老餘芳卷後

東里文貞公布衣時薄游湘漢間吾郡禮部尚書致仕晞顏楊先生時役寓武昌兩人交最稔當時公與先生往復手帖數紙偶於先生之門人湯徵家見之觀帖中屢借上下易詩傳風雅翼點對鈔寫四書經義破題相為講習與夫居江湖而懷杞憂遇火留而念羅禍索葦而以無厭自處求藥須納貫直且云若欲自用不敢固必也於王原采一文字極口稱重拳拳致好賢服善之誠公後來文章相業清節懿行略具此矣晞顏先生名位才望似於公亞焉而徵於此卷不爆於二老並稱者徵豈以師門之故而私之云乎草廬吳氏蓋嘗有言無

它德相似也

書苗少保文康公手筆後

成化五年二月二十日禮部侍郎葉盛刑科都給事中毛弘同以使事還自金陵阻雪偶至道旁致仕教諭王綬家得觀苗閣老先生所與其友王君輔縣丞書帖大小幾百紙祭文挽哭欽表詩文又若干通皆出先生親蹟由是而知先生之篤於朋友道誼隆洽始終不渝如此相與嘉嘆者久之盛因爲之執筆卷尾云君輔蓋綬父也

題寶山書〻詩後

戶部福建司郎中新安程泰用元吾同年韓府長史致

任孔着公之子也景泰中與予解后獨石塞下求作賞心書舍詩當時謾為賦此用允茲奉卷求重書之詩唐人賀詩與付宋曰改前題則自改舊詩顧予不學見此詩雖知其不滿作者之一哂然反復數四不能改也因并志之俾觀者尚知予拙如此云

書董侍郎父母祝詩後

父子至親也惟其至親故父母愛子之心無窮子之於父母其愛敬之心亦無窮刑部侍郎灤陰董公中矩之考君文正甫蚤歿不逮養然以中矩故 朝廷累進身後之命自大理寺副而少卿而刑部右侍郎母張氏由封太安人至贈太淑人寵章輝煥褒嘉寵錫予冊于三

求艾也且或事行有狀幽堂有銘墓道有碑其當時執紼會葬與夫後來公卿士大夫凡中矩所交游又皆有哀挽詩辭槩足以壽其親於不朽傳盛事於無窮矣而中矩之心豈有窮乎哉方　以挽詩輯成卷册徧乞諸作者繼繼為之而不斷亦以及余噫予與中矩同年登進士第中矩之父母猶不肖之父母也於是乎中矩之孝為是稱而余之志則有可悲者矣惟先君考妣久亦棄捐迂惡不肖孤露之餘無能少自樹立以貽父母榮雖以述德信後致孝於文字間如是卷之所為以中矩較之予亦有所不及欲無愧於中矩其可得乎抑嘗聞之揚名顯親人子所當務也以人子之所當務而為予

之所曠闕不特此也盖尤有急於此者愚不敢頓從中
矩之後而思用其力焉三復之餘用書數語寘于卷末
而還之

書宗氏思全卷後

右安成劉忠愍公思全記一首恒山曹文忠公思全堂
序一首文忠序出親筆劉公記文太僕丞林惟盛代書
公門人今吏部尚書姚公能識之皆正統辛酉歲三月
二公同為翰林侍講日為會稽宗瑭氏作瑭執役大將
軍幕府而以善醫藥受知於二公此二文之所由作也
瑭之子鋆今以軍功得官至京衛正千戶念其先人之
長往感二公之高誼潢飾加舊求識一言於予二公天

下士也而猶得其文瑭其可知已觀夫忠愍引孔子全歸之說以保首領葬先塋不為親辱為言文選又以孔子孟子敢身守身之說為言而復取曾子樂正子事以實之其知言矣而二公後來所值乃若有不能然者於乎二公者雖若不能全其身乃所以全其名全其身之忠與孝也豈非能行其言不為虛文者歟其人雖亡生氣凜凜真可畏而仰哉彼生無益而死無稱雖歛含知禮深蘊厚藏不知其得身名俱全否乎鍪營事予軍前是舉固可稱而予則尤知重夫二公也為敢書其後而歸之

涇東小藁卷之[illegible]